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注疏卷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主事臣李駿

謄錄舉人臣張護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卷四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國風

鄘

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衞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箋共伯僖侯之世子音義共音恭下同姜居羊反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蚤音

早僖許其反史記作釐曹大家音僖

疏

正義曰作柏舟詩者言共姜自誓也所以自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其父母欲奪其意而嫁之故與父母誓而不許更嫁故作是柏舟之詩以絕止父母奪己之意此誓云已至死無他心與鄭伯誓母云不及黃泉無相見皆豫為求事之約即盟之類也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入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別於衆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之類也春秋公羊之說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左氏之義既葬稱君與此不同此詩便文說事非史策屬辭之例也言共伯者共諡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為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共

妻蓋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如不嫁為善故云守義禮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此叙其自誓之由也自誓即下云至死矢靡他是也但上四句見已所以不嫁之由下二句乃追恨父母奪已之意箋正義曰史記傳字皆作[illegible]列女傳曰曹大家云[illegible]音傳則古今字異而音同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傳興也中河河中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傳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昧

與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之死矢靡它傳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音義汎芳劍反處昌慮反髧本又作紞徒坎反髦音毛說文作髳音同禮子生三月翦髮為鬌長大作髦以象之鬌音丁果反昧莫背反朝直遙反櫛側乙反纚色蟹反又色綺反緌子孔反緌汝誰反它音他只音紙諒力尚反疏正義曰言汎汎然者彼柏木之舟在彼中河是其常處以興婦人在夫家亦是其常處令我既在夫家矣又髧然者彼兩髦之人共伯實維是我之匹耦言其同德齊意矣其人雖死我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已志故與之誓言已至死誓無變嫁之心母也父也何謂尚不信我也而欲嫁我哉傳正義曰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兒生三月

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内則注云髦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内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子事父母之飾也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知鬌以挾囟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士既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則脫髦諸侯小斂而脫之此共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子昧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之飾也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箋正義曰以共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之也世子昧爽平旦而朝君初亦如是櫛髦乃櫛纚笄内則注云纚所以韜髮者也笄今之簪則著纚乃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髦而著之故内則注云拂

髪振去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緌纓然後朝君也禮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寢門外朝即昧爽也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世子亦是命士以上故知昧爽也文王之為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者鄭玄云文王之為世子也非禮之制故不與常世子同也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端韠紳注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以深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雞鳴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勉力從事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主為朝也異宮者則敬多故內則注云異宮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為世子加隆焉故雞初鳴而至寢門耳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異則縰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蓋亦衣玄端矣不并引端韠紳搢笏者以證經之兩髦故盡首服而已士冠禮曰皮弁笄爵弁笄注云有笄者屈

組為紘無笄者緌而結其絛然則此冠言緌纓則無笄矣上言纚笄者為纚而着笄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雞斯當為笄纚是著纚必須笄也傳正義曰序云父母欲奪而嫁之故知天謂父也先母後天者取其韻句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傳特匹也之死矢靡慝傳慝邪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音義特如字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慝他得反邪似嗟反

柏舟二章章七句

序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音義牆在良反茨徐資反頑五鰥反宣公庶子昭伯名也烝之升反載馳序注同疏正義曰此注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鶉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人主意異也箋正義曰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是其事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傳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

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傳中冓內冓也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傳於君醜也音義蒺音疾藜音梨去丘呂反下同行下孟反冓本又作遘古候反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疏正義曰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埽而去之欲埽去之反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違禮而害國夫人既淫昏矣宮中所冓成此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其惡不可道所可道言之於君醜也君柰何以不防閑其母至今有此淫昏傳正義曰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云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使

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即引此詩以證之是其等合淫昏之事其惡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傳襄除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傳詳審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傳長惡長也音義詳如字韓詩作揚揚猶道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傳束而去之中冓之言不可讀也傳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傳辱辱君也疏傳正義曰上云不可詳則此為讀誦於義亦通必以為抽者以讀誦非宣露之義傳訓為抽箋申抽為出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箋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音義偕音皆疏正義曰作君子偕老詩者刺衛夫人也以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也毛以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別有小君內有貞順之德外有服飾之盛德稱其服宜與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佚之行不能與君子偕老偕老者謂能守義貞潔以事君子君子雖死志行不變與君子俱至於老也經陳行步之容髮膚之貌言德美盛飾之事能與君子偕老者乃然故發首言君子偕

老以為一篇之總目序則反之見内有其德外稱其服然後能與君子偕老各自為執所以倒也鄭以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此夫人既有舉動之德服飾之盛宜應與君子俱至於老反為淫佚之行而不能與君子偕老故刺之此人君之德謂宣姜服飾之盛行止有儀不謂内有其德也箋正義曰以上篇公子頑通乎君母母是宣姜故知此亦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以言刺夫人故知人君為小君以夫妻一體婦人從夫之爵故同名曰人君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纏鑣亦謂夫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為人君者故箋疑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耳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定本有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

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

加飾如今步揺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委委佗佗如山

如河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

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為飾箋

云象服者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傳有

子若是可謂不善乎箋云子乃服飾如是而為不善之

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音義副芳富反珈音加編蒲典反或必先反別彼列

反搖餘昭反委於危反佗待河反注并同韓詩云德之美貌行下孟反舊如字委曲如字易以豉反褕音遥王后第二服曰褕狄闕古亂反又音官行下孟反下同

疏正義曰毛以為言夫人能與君子俱至於老者首服副飾而著衡笄以六珈王為之飾既服此服其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之無不容如河之無不潤德能如是以象骨飾服而著之是為得宜此子之德與服相稱以此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善也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為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鄭以為言此夫人宜與君子偕老何者今夫人既有首服副笄而著六珈又能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褕翟闕翟得其宜服飾如是宜為善以配君子今子之反為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深疾之傳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

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鬄他髮與己髮相合為紒故云所謂髲鬄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為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珈於笄為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惟后夫人有之鄉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箋正義曰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聞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傳正義曰傳以陳人君之德而駁宣姜則以為內有德也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李巡曰寬容之美也孫炎曰委委行

之美佗佗長之美郭璞曰皆佳麗美艷之貌傳意陳善以駮宣姜則以為內實有德其言行可委曲德平易李巡與孫炎略同則委委佗佗皆行步之美以內有其德外形於貌故傳互言之委委者行可委曲佗佗者德平易也由德平易故行可委曲德平易即如山如河是也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為宣姜自作麗美艷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於容潤也象服尊者所以為飾以下傳云褕翟羽飾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則非揄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為然故云尊者所以為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箋正義曰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為褕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為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證之皐陶謨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自

日月至黼黻皆爲衆獨言日月星辰者取證衆服而已故略之也傳正義曰傳意嫌善以刺惡故反其言以激之可謂不善言其善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傳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箋云髢髲也不潔者不用髲為善玉之瑱也象之揥也傳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且之晳也傳揚眉上廣晳白晳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傳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箋云

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音義玼音此又且禮反說文云新色鮮也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沈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鮮音仙鬒眞忍反說文云鬒稠也服虔注左傳云髮美爲鬒屑蘇節反髢徒帝反髲皮寄反瑱吐殿反充耳也揥勑帝反摘也摘他狄反本亦作擿音同本又作擿又作謫並非也謫音丁革反擿音直戟反且七也反徐子餘反下同晳星歷反諦音帝莊如字本又作壯側亮反與音餘疏正義曰毛以爲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宜服此玼兮玼兮其鮮盛之翟衣也又其鬒髮如雲言其美長不用髲而自潔美也

又以玉為之瑱也又以象骨為之揥也又其眉上揚廣
且其面之色又白晳既服飾如此其德又稱之其見尊
敬如天帝何由然見尊敬如天乎由其瑱實如天何由
然見尊敬如帝乎由其審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今
夫人何故淫亂而不瑱實不審諦使不可尊敬乎鄭以
指據宣姜今為淫亂故責之言夫人何由見尊敬如天
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既
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何故反為淫昏之行乎傳正義
曰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
秉翟即執真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為翟雉之形
而彩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
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
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
羽飾故也鄭義為長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
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服虔云髮美為鬒詩
云鬒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玄妻是鬒為

黑髮也箋正義曰鬒一名髮故云鬒髮也說文云髮益髮也言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是也不潔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為髲而自潔美故云不用髮為善傳正義曰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澳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擿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揥故云所以摘髮葛屨云佩其象揥是也尊之如天審諦如帝傳互言之言尊之如天明德如天也言審諦如帝則亦尊之如帝故經再云胡然也逆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如帝則如天亦然元命苞云天之言瑱則此蓋亦為瑱取其瑱實也毛不明說天帝同别不可知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女言之是以内司服注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

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鄭雖非樂萬駮惡其以類相配與傳同也箋正義曰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也以此別設其文為有帝王之嫌故云帝五帝謂五精之帝也春秋文耀鈎曰倉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樞紐白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是也此責夫人之辭故言何由然而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是擬上以責之此云反為淫昏之行卒章箋云淫昏亂國者以下經云邦之媛也因有邦文故言亂國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為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

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
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傳清視
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傳
展誠也美女為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為援助也
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音義瑳七我反說文
云玉色鮮白展陟戰反注展衣同沈張輦反縐側救反
靡也絺勑之反紲息列反絆符袁反縠戶木反延以戰
反又如字蹙子六反裏如字舊音吏見賢遍反正義
襢陟戰反媛于眷反韓詩作援取也倚於綺反疏曰毛
以為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瑳兮瑳兮其鮮
盛之展衣以覆彼縐絺之上縐絺是當暑紲去袢延烝

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目視清明而眉
上平廣且顏角豐滿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
人宜配君子故為一國之美女兮今夫人何為淫亂失
事君子之道而不為美女之行乎鄭以言宣美服飾容
貌如是故一邦之人依倚以為援助何故反為淫昏之
行而亂國乎傳正義曰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
以丹縠為之以文與縐絺相連嫌以絺為之故辨其所
用也絺者以葛為之精曰絺麤曰綌其精尤細靡者縐
也言細而纏縐故箋申之云縐絺絺之蹙蹙者言是當
暑袢延之服諸謂縐絺是紲袢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紲
袢者去熱之名故言袢延之服袢延是熱之氣也此傳
言展用丹縠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縠亦不知所出而孫
毓推之以為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
衣黑鞠名與麴同雖毛亦當色黃褖衣與男子之褖衣
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
婦人尚華飾赤為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為次故褘衣亦

褕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為緣於凶服故越
取黄而展衣同亦因西方闕其色故以緣衣越青而同黑
也二章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則褘衣亦羽飾衣褘衣
以翬鳥羽褕翟以揺鳥羽闕翟次褕翟則亦用揺羽矣
但飾之有闕少耳箋正義曰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
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注差之以為然
也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緣
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黄緣衣黑玄謂鞠衣黄桑服
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
桑事也緣者實緣衣也男子之緣衣黑則是亦黑也六
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褕翟青褘衣玄
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以士冠禮爵弁
服皮弁服之下有玄端無緣衣士喪禮爵弁服皮弁服
之下有緣衣無玄端則緣衣當玄端玄端當黑則緣亦
黑矣以男子之緣衣黑知婦人之緣衣亦黑緣衣上有
展衣鄭司農云展衣白上又有鞠衣以色如麴塵故取

名焉是鞠衣黄也三服之色以見矣是從下依行運逆
而為次惟三翟之色不明故云以下推次其色闕翟赤
褕翟青褖衣玄也又解展衣之裏不恒以縐而云蒙彼
縐絺者衣展衣者夏則裏之以縐絺作者因衆時事而
言之故云是紲袢也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俗本
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禮見於
君及賓客之盛服玉藻云一命襢衣喪大記曰世婦以
襢衣是禮記作襢衣也定本云禮記作襢展衣字同服
注以展為襢誤從襢為正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傳
正義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為清故此云清視清明也揚
者眉上之美名因名眉曰揚故猗嗟云美目揚兮傳
曰好目揚眉是也既名眉為揚目為清明因謂眉之上
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故上傳曰揚眉
上廣此及猗嗟傳云揚廣是眉上為揚野有蔓草傳曰
清揚眉目之間是眉之下為揚目之上為清猗嗟傳又
曰目下為清是目之下亦為清也釋訓云猗嗟名兮目

上為名郭云眉眼之間是曰上又為之名也猗嗟名兮既為目上故知美目清兮清為目下美女為媛釋訓文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然則由有美可以援助君子故云美女為媛箋以為貴非夫人之辭當取援助為義故云邦人所依倚以為援助因顏色依為美女故知邦人依之為援助是舉其外貴其為內之不稱故顏各殊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箋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

遠謂桑中之野 音義 竊千節反 弋羊職反 疏 正義曰作桑中詩者刺男女淫怨而相奔也由衛之公室淫亂之所化是故又使國中男女相奔不待禮會而行之雖至於世族在位爲官者相竊其妻妾而期於幽遠之處而與之行淫時既如此即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亂成風而不可止故刺之也定本云而不可止止下有然字此男女相奔謂民庶男女世族在位者謂今卿大夫世其官族而在職位者相竊妻妾謂私竊而與之淫故云期於幽遠非爲夫婦也此經三章上二句惡衛之淫亂之主下五句言相竊妻妾期我於桑中是期於幽遠此敘其淫亂之由經陳其淫亂之辭言公室淫亂國中男女相奔者見衛之淫風公室所化故經先言衛都淫亂國中男女相奔及世族相竊妻妾俱是相奔之事故序總云刺奔經陳世族相奔明民庶相奔明矣經言孟姜之等爲世族之妻而兼言妾者以妻尚竊之況

於妾乎故連言以協句耳謂之竊者蔽其夫而私相姦若竊盜人物不使其主知之然既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以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也箋正義曰此惠公之時衆云宣公若以其言由公惑淫亂至於政散民流則由化者遠矣此直言公室淫亂不指其人而宣公亦淫亂故并言之也序言相竊妻妾經陳相思之辭則孟姜之輩與世族為妻也故知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矣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傳爰於也唐蒙菜名沬衛邑箋云於何采唐必沬之鄉猶言欲為淫亂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為淫亂之主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傳姜姓也言世族

在位有是惡行箋云淫亂之人誰思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傳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送我則於淇水之上

音義沬音妹惡烏路反行下孟反箋同長丁丈反要於遥反注下同淇音其

疏正義曰人欲采唐者於何采唐菜乎必之沬之鄉矣以興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乎必之衛之都言沬鄉唐所生衛都淫所主故也又言衛之淫亂甚矣故雖世族在位之人相竊妻妾與之期於幽遠而行淫乃云我誰思乎乃思美好之孟

姜與之為淫亂所以思孟姜者以孟姜厚愛於我與我期往於桑中之野要見我於上宮之地又送我淇水之上愛厚於我如此故思之也世族在位猶尚如此致使淫風大行民流政散故陳其詞以刺之傳正義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頍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又云蒙玉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玉女則通松蘿玉女為六名酒誥注云沬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然則沬為紂都故言沬邦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譜云自紂城而南據其大率故猶云之北之東明紂城北與東猶有屬鄘者今鄘并於衛故言衛邑紂都朝歌明朝歌即沬也箋正義曰殷武傳曰鄉所也則此沬之鄉以為沬之所矣沬邑名則求唐不於邑中但總言於其所耳不斥其方下

云之北之東則指其所在米之處矣言衛之都謂國所在也時衛之淫風流行遍於境內獨言都者淫風所行相習成俗公室所在都尤甚焉故舉都為主國外承化淫亦可知言淫亂主者猶左傳云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然言淫在其都而君不禁似若為之主然故言惡衛為淫亂之主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衛朝貴族無姓姜者故為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知誰國之女也既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聘逆妻故得取焉言孟故知長女下孟弋孟庸以孟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傳正義曰經桑中言期上宮言要傳并言所期者見設期而相要一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傳弋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箋云葑蔓菁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傳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音義葑孚容反菁音精又子形反

桑中三章章七句

序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箋刺宣姜者刺其與公子頑為淫亂行不如禽鳥音義鶉音純鶉鶉鳥鵲音鳥南反行下孟反下同疏正義曰二章皆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閑也頑與宣姜共為此惡而獨為刺宣姜者以宣姜衛之小君當母儀一國而與子淫尤為

不可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令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亦是惡頑之辭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傳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傳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箋云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為兄君謂惠公音義彊音姜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疏正義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為母頑則為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鶉鵲之不如矣又惡頑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為兄而不禁之也惡頑而責惠公之辭箋正義曰序云鶉鵲之不若則以奔奔彊彊為相匹之善故為居有常匹定本

集注皆云居有常匹則為供者誤也表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注云彊彊奔奔爭鬬惡貌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傳君國小君箋云小君謂宣姜疏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箋稱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箋

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音義 定丁佞反下同定星名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衛為狄所滅一本作狄人本或作衛懿公為狄所滅非也漕音曹攘如羊反說音悅熒迴丁反廬力居反

疏 正義曰作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衛國為狄人所滅君為狄人所殺城為狄人所入其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暴露野次處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公焉文公乃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處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營造宮室既得其時節又得其制度百姓喜

而悅之民既富饒官亦充足致使國家殷實而富盛焉故百姓所以美之言封者衛國已滅非謂其有若新造之然故云封也言徙居楚丘即二章升墟望楚卜吉終臧是也而營宫室者即首章作于楚宫作于楚室是營宫室也建城市經無其事因徙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言之毛則定之方中揆之以日皆為得其制既得其制則得時可知鄭則定之方中得其時揆之以日為得其制既營室得其時樹之木為豫備而止而命駕辭說於桑田故百姓說之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是悅之辭也國家殷富則騋牝三千是也序先言徙居楚丘者先言所徙之處乃於其處而營宫室為事之次而經主美宫室得其時制乃追本將徙觀望之事故與序倒也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故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騋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或卒後為之箋正義曰此序總說衛事故直云城衛不必斥懿公載馳

見懿公死而戴公立夫人之唁戴公時故言懿公為狄人所滅實滅也而木瓜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者敗滅一也但此見文公滅而復興載馳見國滅而唁凡故言滅木瓜見國敗而救之故言敗是文勢之便也閔二年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是為狄所滅之事傳言滅經書入者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於中國杜預云君死國敗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為文是春秋書入之意也詩則據實而言以時君死民散故云滅耳言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也禹貢豫州熒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熒陽民猶謂其

處為滎澤其在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如禹貢之注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沇水發源河北入于河乃溢為滎則沇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其豬水大處則在豫州此戰於滎則在其北畔相連猶一物故云此其地也左傳又曰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是宋桓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廬於漕之事杜預云廬舍也言國都亡滅且舍於此也此渡河處漕戴公時也傳惟言戴公之立不言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僖二十五年衛侯燬卒則戴公之立其年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説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

帛之冠服虔云戴公卒在於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年冬立是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諡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為之諡而為之諡者與繫世者異也又言僖二年齊桓城楚丘而封衛者春秋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是也引證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木瓜序云救而封之與此一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之事此言攘戎狄者以衛為狄所滅民尚畏狄閔二年傳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至僖二年又帥諸侯城楚丘於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是亦攘救之事不必要與狄戰故樂緯稽耀嘉云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注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公羊傳曰以城楚丘為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是戍漕城楚丘並是救之之事也滅衛者狄也兼言戎者戎狄同類協句而言之序自攘戎狄而封之以上總說衛事不指其君故為狄所滅

懿公時也野處漕邑戴公時也攘戎狄而封之文公時也自文公徙居楚丘以下指說文公建國營室得其制所以美之故箋云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箋云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

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傳椅梓屬箋云爰曰也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預備也音義揆葵癸反度待洛反下同視守又作眡音同廄居又反榛側巾反椅於宜反草木疏云梓實桐皮曰椅也梓音子漆音七長丁丈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言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因北極以正其北作為楚丘之宮也度之以日影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以作為楚丘之室也東西南北皆既正方乃為宮室別言宮室異其文耳既為宮室乃樹之以榛栗椅桐梓漆六木於其宮中曰此木長大可伐之以為琴瑟言公非直營室得其制又能樹木為預備故美之也鄭以為文公於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以此時而作為楚丘之

宮廟又度之以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東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居室室與宮俱於定星中而為之同度日影而正之各於其文互舉一事耳餘同傳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然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虛望楚丘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閒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為毛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箋正義曰傳雖不以方中為記時亦以定為營室方中為釋正四方而箋以為記時故因解其名定為營室及其方中之意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此言定星昏中而正四方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是取爾雅為說

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為視其星而正南北以營室故謂之營室又云定星昏而正中謂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十二月皆有節氣有中氣十月立冬節小雪中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又觧中得方者由其體與東壁相成故得正四方以於列宿室與壁别星故指室云其體又壁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壁釋天云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曰娵觜之口鄭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是也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為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時以歷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為得時也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楚宮即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而禮記云君子既蜡不興功者謂

不復興農功而非土功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者秦法與周異仲冬云命有司曰土事無作亦與左傳同然則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於三月之下營洛邑之事於周之三月起土功不依禮之常時者鄭志荅趙商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傳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影為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

也是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匠橫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為乖也惟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為記時興於傳也傳以視定為正南北則四句同言得制非記時也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璞曰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故云室猶宮也箋正義曰釋宮以宮室為一謂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宮謂廟此楚室謂居室別其文以明二者不同也故引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廏庫為次居室為後明制有先有後別設其文也緜與斯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傳正義曰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

郭璞曰即楸也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為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為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為一者陸璣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箋云樹此六木於宮中明其別也定本椅梓屬無桐字於理是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傳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箋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降觀于桑傳地勢宜蠶可以居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傳龜曰

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音義 虛起居反本或作墟共居洽反濟節禮反倚於綺反使所吏反說如字鄭志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誄本又作讄力水反說文云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誄諡也

疏 正義曰此追本欲遷之由言文公將徙先升彼漕邑之墟矣以望楚丘之地矣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丘言其有山林之饒高丘之阻可以居處又卜漕墟而往觀於其處之桑既形勢得宜蠶桑又茂美可以居民矣人事既從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占矣終然信善非直

當今而已乃由地勢美而下又吉故文公徙居楚丘而建國焉傳正義曰知墟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以爲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詁云景大也故知景山爲大山京與山相對故爲高丘釋丘云絕高爲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爲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爲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云絕高爲之京與此一也皇矣傳曰京大阜也以與我陵我阿相接類之故爲大阜箋正義曰箋解楚丘所在故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言楚丘在其間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東楚丘在於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也傳正義曰大卜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建國必卜之

餘云爰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史注云史謂筮遷都邑也鄭志答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為小故筮之然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卜也此卜云終吉而信三十一年又遷於帝丘而言終焉者卜所以決疑衛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文公徙居楚丘興復社稷國家殷富占契如之後自史以時事不便而遷何害終焉允臧也傳因引建邦能命龜證建國必卜之遂言田能施命以下不有成文連引之耳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其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曰禁用諸田役注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衆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

能為其銘若㮚氏為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大戴禮記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為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為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答曰兩讀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為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為文辭以作謚若子囊誄楚恭之類故曾子問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謚是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為言語若荀偃禱河蒯聵禱祖之類是也若子山能此上九者故可為九德乃可以列為大夫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音與俗本不同

獨言可以為大夫者以大夫事人有當賢者德盛乃得位極人臣大夫臣之最尊故責其九能天子諸侯嗣世為君不可盡責其能此九者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傳零落也倌人主駕者箋云靈善也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為我晨早駕欲往為辭說於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匪直也人傳非徒庸君秉心塞淵傳秉操也箋云塞充實也淵深也騋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

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音義倌音官徐古患反說文云小臣也星言韓詩云星晴也說毛始銳反舍也鄭如字辭說見賢遍反為于偽反操七刀反騋牝上音來馬七尺已上也下頻忍反徐扶允反上時掌反種章勇反下同復符富反

疏正義曰此章說政治之美言文公於善雨既落之時命彼倌人云汝於雨止星見當為我早駕當乘之往辭說於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既愛民務農如此則非直庸庸之人故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是善人也既政行德實故能興國以致殷富騋馬與牝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傳正義曰以命之使駕故知

主駕者諸侯之禮亡未聞倌人為何官也七尺曰騋廋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三千言其總數閑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衆騋牝以互見故言騋馬與牝馬也知非直牝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之制三千已多明不得獨牝有三千輈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獨言騋馬者舉中言之箋正義曰言國馬謂君之家馬也其兵賦則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皆校人文也其天子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校人而計之校人又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注云二耦為乘自乘至廄其

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數者明六馬各一匹廏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由此言之六廏成校校有左右則為十二廏即是十二閑故鄭又云每廏為一閑明廏別一處各有閑衛故又變廏言閑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為阜則十二匹三阜為繫則三十六匹六繫成廏以六乘三十六則二百一十六匹故云自乘至廏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應乾之策謂變者為揲蓍用四四九三十六謂一爻之數純乾六爻故二百一十六也以校有左右故倍二百一十六為四百三十二駑馬三之又三乘此四百三十二為千二百九十六匹此天子之制雖駑馬數言三良亦以三駑之數共廏為一閑諸侯言六閑馬四種則不種為二閑明因駑三良之數而分為三閑與上三種各一閑而六閑皆二百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故

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也是以校人又云大夫四閑馬二種鄭因諸侯不種為二閑亦分駑馬為三故注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皆分為三是也故鄭志趙商問曰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為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為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為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案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四甸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裁有十二匹今就校人職相較甚異答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馬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今子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國君之制非民之賦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是鄭計諸侯大夫之明數也趙商因校有左右謂二廄為一閑故其數小倍而誤鄭以十二廄即十二閑數諸侯大夫閑數駑與良同故云子以何術計之鄭以諸侯之馬千二百九

十六匹而此亦諸侯之國馬有三千過制明非始文公所從遠矣故本之先君言由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謂有此邶鄘之富而馬數過禮制故令文公過制也然則三千之數逾禮者也而校人注引詩云騋牝三千王馬之大數者以三千與王馬數近相當故因言之其實此數非王馬之數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序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箋不齒者不與相長稚音義蝃蝀上丁計反下都動反爾雅作螮蝀音同長張丈反疏正義曰作蝃蝀詩者言能止當時之淫奔衛文公以道化其民使皆知禮法以淫奔者為恥其有淫之恥者國人皆能惡之不與之為齒列相長稚故人皆恥之而自止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傳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箋云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音義虹音洪一音絳遠于萬反下同惡烏路反下惡之皆同

疏正義曰此惡淫奔之辭也言虹氣見於東方為夫婦過禮之戒君子之人尚莫之敢指而視之況今淫奔之女凡為過惡我誰敢視之也既惡淫奔之女因即就而責之言女子有適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理當嫁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惡乎傳正義曰釋天云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郭璞曰俗名為美人音義云

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蜺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為虹也序云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為淫戒故言夫婦過禮則虹氣盛也夫婦過禮謂不以道妄淫行夫婦之事也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常自有虹言由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盛不謂凡平無虹也以天見戒故君子之見而懼諱之戒懼諱惡此由淫過所致不敢指而視之若指而視之則似慢天之戒不以淫為懼諱然故莫之敢指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傳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女子有行遠兄弟父

母音義隮子西反徐又子細反鄭注周禮云隮虹應應對之應

疏正義曰言朝有升氣於西方終朝其必有雨有隮氣必有雨者是氣應自然以興女子生則必當嫁亦性自然矣故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道遠其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為淫奔乎傳正義曰以朝者早旦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終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終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也箋正義曰視祲注云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則隮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隮升也由升氣所為故號虹為隮鄭司農亦云隮者升氣是也上蝃蝀虹也色青赤因雲而見此言雨微則與彼同也視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注云煇謂日光氣也則隮亦日之光氣矣蝃蝀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無在日傍之時鄭注周禮見隮與此同故引以證非謂此為妖祥也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傳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箋云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婚姻之事乎言其淫奔之過惡之大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傳不待命也箋云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婚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音義大音泰注同

蝃蝀三章章四句

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音義相息亮反篇內同 疏正義曰作相鼠詩者刺無

禮也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使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由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凱風美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無禮而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然也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先君之化犇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故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箋云人以有威儀為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音義行下孟反之處昌慮反疏正義曰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在

位猶有無禮者故刺之視鼠有皮猶人之無儀何則人有皮鼠亦有皮鼠由無儀故可恥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人以有威儀為貴人而無儀則傷化敗俗此人不死何為若死則無害也箋正義曰大夫雖居尊位為闇昧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處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恥鼠無廉恥與人無禮儀者同故喻焉以傳曰雖居尊位故箋言雖處高顯之居以對之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傳俟待也音義韓詩止節無禮節也

相鼠有體傳體支體也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遄速也音義遄市專反疏傳正義曰上云有皮有齒已指體言之明此言體非偏體也故為支體

相鼠三章章四句

序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箋賢者時處士也音義旄音毛好呼報反篇內同疏正義曰作干旄詩者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處士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毛以為此叙其由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鄭以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好善見其好善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以善道也箋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

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稱言處者處家未仕為官鄉飲酒注云賓介處士賢者鄉大夫賓之以獻於君是未仕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傳孑孑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箋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箋云素絲者以為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

或以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傳姝順貌畀予也箋云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音義孑居熱反又居列反浚蘇俊反旟之然反通帛為旃紕毛持至反鄭毗移反組音祖旒音留縿所銜反何沈相沾反姝赤朱反畀必寐反與也注予同說音悅疏正義曰毛以為衛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言建孑孑然之干旄而食邑在於浚之郊此好善者我顧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騁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已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賢者願以此道告

之賢者既願告以御衆之德又美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知以復更何以予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為浚郊處士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孑孑然之干旄來在浚之郊以素絲為縷縫紕此旄旂之旒縿又以維持之而衆善焉乃四見於己也故賢者有善道樂以告之云彼姝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予之言心誠愛之情無所悋傳正義曰謂之干旄者以注旄之於干首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郭璞曰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禮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緌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也言大夫之旟者以經言干旄唯言干旄有旄不言旒縿明此言干旄者乃是大夫之旟也周禮孤卿建旟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總

名故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旃旃者干首皆注旃獨以為卿之建旃者以臣多好善當據貴者為言故知是卿旃也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食邑於浚也所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功之臣得世官邑也有功世邑則宜為卿故舉旃言之三章皆言在浚則所論是一人皆卿也二章言干旟傳曰鳥隼曰旟於周禮則州里之所建若卿而得建旟者大司馬職曰百官載旟注云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然則平常建旃出軍則建旟是卿有建旟之時旟亦有旄二章互文也言旄則有旒縿言旟則亦有旄矣卒章言干旌傳曰析羽為旌旌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卿而得建旌者鄉射記注云旌總名也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旒縿有旃旟之稱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鄉建旌者設旒縿而載之遊車則空載析羽無旒縿也釋

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言郊外曰野略爾雅之文以言在浚之郊明所食邑在郊外也下言在浚之都在浚之城言於郊為都邑相兼一也箋正義曰孤卿建旟大夫建物司常文也又曰通帛為旟雜帛為物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白為飾絳之側也知首皆注旄者以夏采王崩以緌復魄緌有旄牛尾也注云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緌是太常之干有旄也又出車云設此旐矣建彼旄矣此亦云干旄是九旗之干皆有旄矣故知旟物首皆注旄馬以序言多好善故卿大夫兼言之傳正義曰以二章言組卒章言織故於此總解之言紕所以織組也以織組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似御執轡於此馬騁於彼故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言願以者稱賢者之意欲告以文公臣子以此道故言願以也言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者家語文也箋正義曰以前云干旄說旄旗而此云素絲紕之故知以素絲

為線縷所以縫紕旌旗之旒縿也縿謂旌旗之體旒謂縿末之垂者須以縷縫之使相連釋天云纁帛縿郭璞曰衆旒所著孫炎曰為旒千縿是也或以維持者謂旒之垂數非一故以縷相綴連之節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太常注云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之傍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諸侯旂九旒釋天又曰練旒九維以縷孫炎曰維持以縷不欲其曳地然則諸侯以下旒數少而且短維之以否未可知也經直言紕之不言其所用故言或為疑辭前經言干旄是浚郊之賢者識卿大夫建旄而來此又云良馬是又識其來善馬也四之者四見之數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傳鳥隼曰旟下邑曰都箋云周禮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傳總以素

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箋云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為之飾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彼姝者子何以予之音義旟音餘隼荀尹反長張丈反總子孔反驂七南反疏箋正義曰箋以為賢者見時臣子實建旟而来此為州長非卿大夫若卿大夫則將兵乃建旟非賢者所當見也周禮州長中大夫天子之州長也鄉射目錄云州長射於州序之禮經曰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州長士也言之屬者見鄉遂官非一司常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如鄭之意則以鄉遂同建旟鄉之下有州州為第二黨為第三族為第四閭為第五比為第六其遂之下有縣縣為第二鄙為第三鄼為第四里為第五鄰為第六今云州里建旟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及六遂內鄼長里宰鄰長等五人

同建旟也又云縣鄙建旐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
內族師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旐故鄭云互約言也諸
侯之鄉亦大夫故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
賓賢能之禮是鄉為大夫則遂亦大夫也其縣與州長
班同則亦士也黨鄙在州縣之下或亦為士酇族以下
卑則皆非士矣上章朝臣言鄉大夫則此名亦有大夫
兼鄉遂與州縣也鄉大夫以下及不命之士等職位雖
卑皆問善道其可互約別圖於後

鄉旗　州旗　黨旗　族旐　閭旐　比旐

遂旗　縣旐　鄙旐　酇旟　里旟　鄰旟

傳正義曰凡馬士駕二既夕禮云
公賵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四馬則八鑾矣驂馬
五鑾者御車之法驂馬內鑾納於軜唯執其外鑾耳驂
馬馬執一鑾服馬則二鑾俱執之所謂六鑾在手也此
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
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為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
謂服馬之四鑾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鑾故言五之也

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四之為服馬此加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軝錯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玄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為

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箋正義曰前云孑孑干旟言旗旟之此云素絲組之為旌旗之飾可知周禮九旗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旂云飾以組而此卿大夫鄉遂之官亦有組則九旂皆以組為飾故郭璞曰用綦組飾旒之邊是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傳析羽為旌城都城也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傳祝織也四馬六轡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彼姝者子何以告之音義析星歷反祝毛之六反鄭之蜀反著直略反沈知略反

干旄三章章六句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箋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

音義閔一本作愍密謹反唁音彥

疏正義曰此載馳詩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之國見滅自傷不能救之言由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舍於漕邑宗廟敗滅君民播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已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已志也定本集注皆云又義不得則為有字者非也上云許穆夫人作又云故賦是詩作賦一也以作詩所以鋪陳其志故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為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

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没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氏既云載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者服虔意以傳稱四章義取控於大國此卒章乃是傳之所謂四章也因以差次章數以當之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所思之意下四章為許人所尤而作之置首章於外以下别數為四章也言許大夫不嘉故賦二章謂除首章而更有二章即此二章三章是也凡詩之作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為次第者也服氏此言無所案據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此為釋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箋正義曰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也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

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傳載辭也弔失國曰唁箋云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傳悠悠遠貌漕衛東邑箋云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箋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音義驅如字協韻亦音丘跋蒲末反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難乃旦反疏正義曰夫人言已欲驅馳而往歸於宗國以弔唁衛侯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

而遠行我欲疾至於漕邑我所以思願如是者以衛大
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閔其亡傷不能救故且
驅馳而唁之鄭惟載之言則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昭二
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穀梁傳
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是也此據失國言之
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
曰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服虔云弔生曰唁
以生見獲故唁之也左傳云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
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傳曰反
首茇舍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傳不能旋反我思也箋云既盡嘉
善也言許人不善我欲歸唁兄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傳
不能遠衛也箋云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

道救衛音義臧子郎反遠于萬反注同協句如字疏正義曰夫人既欲歸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其兄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思歸也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衛由此故我思不遠於衛恒欲歸唁之爾既不能救何以止我也哲而許大夫不聽故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傳濟止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傳閟閉也音義閟悲位反徐又方冀反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傳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箋云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傳

行道也箋云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丘采其蝱也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傳尤過也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箋云許人許大夫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音義蝱音盲藥名也療力照反尤本亦作訧音同穉本又作稚直吏反槩古愛反

疏正義曰夫人既為許人所止而不得歸故說已歸意以非之言有人升彼阿丘之上言欲采其蝱者欲得其蝱以療疾猶婦人適於異國亦欲得力助以安宗國然我言力助宗國似采蝱療疾是我女子之多思亦各有道理也既不能救思得皆歸許人守禮尤我言此許人之尤過者是乃衆童穉無知且狂狷之人也唯守一槩之義不知我宗國今人敗滅不與常同何為以常禮止我也傳正義曰偏高阿丘

釋丘文李巡曰謂丘邊高菌貝母釋草文陸璣疏云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箋正義曰夫人思衛為許所尤方宜閒釋許人不宜自稱善思故許人尤之明嫌其多思故云善猶多也此多思有道自夫人之意言猶升丘采蝱者以經云亦各有行亦各不一之辭明采蝱與巳俱有道理故云亦各也然則此與上互相明上言采蝱療疾猶巳欲力助宗國此言巳思有理則采蝱亦有理矣傳正義曰論語云狂者進取注云狂者進取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一槩者一端不曉變通以常禮為防不聽歸唁是童蒙而狂也箋正義曰下云大夫君子故許人為許大夫上章視爾不臧箋云爾汝汝許人大夫亦由此也大夫而曰人者衆辭下箋云君子國中賢者此獨云大夫者以言衆擇且狂是責大夫之辭故不及國中賢者下以巳情愬而告之不必唯對國中大夫故兼言賢者焉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箋云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傳控引極至也箋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箋云君子國中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箋云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音義芃薄紅反於又符雄反長張丈反控苦貢反引𢈘忍反又𢈘刃反援于眷反又音袁沈于萬反疏正義曰夫人冀得歸唁說已往意我所以歸唁於衛

者我此欲行衛之野觀其芃芃然方盛之麥時未收刈
明民困苦閔其國民故欲往行之又欲閔衛求援引之
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誰因乎由誰至乎我之歸唁
為此而已爾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為有過而
不聽問爾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衛汝百衆大夫君子縱
有所思念於衛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已故
不聽我去耳箋正義曰此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戴
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
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
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於三月四月
民饑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故鄭志
答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丘二
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
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患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
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
於許大人之意是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毛詩注疏卷四

毛詩注疏卷四考證

鄘風柏舟章髧彼兩髦疏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也○臣光型按武公立于宣王十六年卒于平王十三年在位五十五年其立之年已四十餘歳矣共伯為武公兄既云蚤死則其死之年僖侯猶在故猶著兩髦非既葬去髦後追本而言也孔疏信史記之言其說非是

君子偕老章副筓六珈箋如今步揺上飾○詩補傳曰

鄭不言步搖之制葢副上有垂珠步則搖未知步搖之身亦編髮為之否也臣光型按後漢輿服志步搖以黄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也

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鬒字説文作㐱髢字周禮注作髲

揚

是紲袢也○紲石經作絏説文作褻毛奇齡曰袢之從

半謂衣之半也如後之所稱半袖半臂者

桑中章美孟弋矣傳弋姓也○臣照按春秋襄公四年夫人姒氏薨公羊傳作弋氏薨定公十五年姒氏卒穀梁傳作弋氏卒姓苑弋姓出河東今蒲州有弋氏朱子曰夏后氏之後也似弋姒同姓

美孟庸矣傳庸姓也○庸先儒皆云未詳臣映斗按庸即鄘也漢志鄘皆作庸周末秦有庸芮漢有庸光又有受古文尚書者為膠東庸譚

鶉之奔奔章鶉之奔奔鵲之彊彊○禮記作鶉之賁賁鵲之彊彊

定之方中章景山與京傳景山大山○臣光型按衆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三里衛南隋時屬滑州唐武德四年置澶州衛南屬之觀商頌云陟彼景山衛地即商故都則景山固是山名曰大山非也

毛詩注疏卷四考證

毛詩注疏卷五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國風

衛

序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音義淇奥上音其下音於六反一音烏報反淇水名奥隈也草木疏云奥亦水名相息亮反　疏正義曰作淇奥詩者美武公之

德也既有文章又能聽臣友之規諫以禮法自防閑故能入相於周為卿士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淇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司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凖禮義者德之則正圓以規使依度猶正君以禮使入德故謂之規諫也諫干也干君之意而告之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為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為公而云卿士者卿為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注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總叙三章之義也有文章即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即切瑳琢磨金錫圭璧是也入相於周即充耳會弁猗重較兮是也其餘皆是武公之德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自防乃言入相於周者

以先說在國之德乃言入相經亦先言其德威聽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為事次也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質美德感學問自修乃言美其身之德故叙者異其文也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賂賂王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為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殺而立終建大功亦皆類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傳興也奥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

石之見琢磨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傳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傳諼忘也音義綠竹並如字綠爾雅作菉音同韓詩竹作藩音徒沃反云藩篇筑也石經同猗於宜反隈烏迴反孫炎云水曲中也芻初俱反郭璞云今呼白脚莎莎音蘇禾反一云即菉蓐草也蓐音辱篇本亦作扁匹善反又音篇郭匹珍反一音布典反竹音如字又勑六反韓詩作筑音同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木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菉竹也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下同韓詩作邲美貌也磋七何反琢陟角反磨本又作摩莫何反僩遐板反韓詩云美貌說文云武貌赫呼白反咺況晚反韓詩作宣宣顯也諼況元反又況遠反疏正義曰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

芻與篇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質美德盛然則王芻篇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自脩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磋如玉之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寶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莊僩兮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咺兮威儀宣著有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以忘兮傳正義曰隩隈釋丘文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又云厓內為隈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隩是也陸璣云淇隩二水名以毛云隩隈為誤此非也爾雅所以訓此而云隩隈明非毛誤釋草云菉王芻舍人曰菉一名王芻某氏曰菉鹿蓐也又曰竹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詩明其同也陸璣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隩旁生此人謂此為綠竹此說亦非也詩

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為王芻與篇竹異也二章綠竹青青傳云茂盛卒章綠竹如簀傳云積也言茂盛似如積聚亦為美盛也又云有康叔之餘烈者烈業也美武公之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業即謂以淇水比康叔以隩內比衛朝以綠竹美盛比武公質美德盛也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為文章貌也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孫炎曰治器之名則此謂治器加功而成之名也故論語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是也此其對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玉亦得稱磨也故下箋云圭璧亦琢磨傳既云切磋琢磨之用乃云道其學而成也指解切磋之喻也又言而能聽其規諫以禮自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則惟解琢磨無切磋矣此經文相似傳必知分為別喻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璞曰象骨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琢如磨自修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修飾也禮記大學文同爾

雅是其别喻可知瑟僩赫咺此四者皆言内有其德外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僩寛大是内心寛裕赫有明德赫赫然是内有其德故發見於外也咺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内有其德故釋訓與大學皆云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咺兮威儀也以瑟僩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咺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但其文互見故分之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傳青青茂盛貌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髪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瑟

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音義青子丁反本或作菁音同琇音秀沈又音誘說文作琇云石之次玉者弋久反瑩音榮徐又音營又音瑩磨之瑩會古外反注同鄭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體弁皮變反瑱天見反縫符用反皪本又作礫音歷又音洛朝直遥反下及下篇同

疏正義曰毛以為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琇瑩之石為之會髮之弁文駁如星言有其德而稱其服故宜入王朝而為卿相也鄭說在箋傳正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箋正義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弁武公所服非爵弁

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其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為等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故云飾之以玉𤨏𤨏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璂飾六大夫璂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其韋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又相於周故為在王朝之服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傳簀積也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傳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箋云圭璧亦琢磨

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傳寬能容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傳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為虐矣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音義簀音責綽昌若反猗於綺反依也重直恭反注同較古岳反車兩傍上出軾者施如字又詩豉反又式氏反謔香略反弛本亦作施同式氏反疏正義曰言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器德已成鍊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兮而情綽緩兮既外修飾而內寬弘入相為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兮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兮而不為虐兮言其張弛得中也傳正義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磨

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金錫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鍊而精圭璧舉已成之器故本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言金錫有其質鍊之故益精圭璧有其實琢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卿士之車者序云入相於周而此云猶重較分故云卿士之車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𠂔大車以予男入為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箋正義曰仁於施舍謂有仁心於施恩惠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本作仁

淇奥三章章九句

序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

處箋窮猶終也音義槃薄寒反疏正義曰作考槃詩者刺莊公也刺其不能繼其

先君武公之業修德任賢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於澗阿故刺之言先君者雖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刺不承繼者皆指其父故晨風云忘穆公之業又曰棄先君之舊臣先君謂穆公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經三章皆是也箋正義曰不以澗阿為窮處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在澗成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為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寛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箋云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寛然有虛乏之色獨寐寤言永矢弗諼箋云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志志在

窮處故云然音義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樂音洛下同夾古洽反覺交孝反又如字疏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為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德也推此而言則寬邁之意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閒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為毛說鄭以為成樂在於澗中而不仕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乏之色既不為君用饑乏退處故獨寐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志莊公不用賢者反使至饑困故刺之傳正義曰山夾水曰澗釋山文也傳以澗為窮處下文阿陸亦為窮處矣故釋地云大陵曰阿而下傳曰曲陵曰阿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為宜釋地又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

則陸與阜類亦可以隠居也箋正義曰此經言考槃文連在澗明碩人成樂在於此澗謂成此樂而不去所謂終處也以寬邁及軸言碩人之饑狀則碩人是其形也故云形貌大人不以寛為寛徳者以卒章言軸為病反以類此故知為虚乏之色也不論其有徳之事者以怨君不用賢有徳可知故不言也長自誓者賢者志欲終處於此澗而不仕君朝故云然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傳曲陵曰阿薖寛大貌箋云薖饑意獨寐寤歌永矢弗過箋云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

音義薖苦禾反韓詩作過過美貌過古禾反注同崔古臥反復符又反下同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　獨寐寤宿

永矢弗告傳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音義軸毛音迪鄭直六反語魚據反疏傳正義曰傳軸為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為韻宜讀為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考槃三章章四句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音義嬖補惠反上時掌反僭作念反疏正義曰嬖妾謂州吁之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情迷惑故夫人雖賢不被答遇經四章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幸是為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傳頎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箋云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佼好頎頎然褧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大著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傳東公齊大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箋云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音義頎其機反衣錦於既反注夫人衣翟今衣錦同褧苦迥反徐又孔穎反說文作檾枲屬也襜昌占反佼本又作姣古卯反下同禪音丹為

于偽反大音泰下大子同舊音勑賀反邢音形姬姓國譚徒南反國名

疏正義曰毛以為其大德之人其貌碩碩然長美衣此文錦之服而上加以褧襌之襌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侯之子嫁為衛侯之妻又是東宮太子之妹嫡夫人所生為邢侯之姨而譚公又是其私容貌既美父母兄弟正大如此君何為不答之也鄭以碩人為形貌碩大為異傳正義曰猗嗟云頎而長兮孔世家云頎然而長故為長貌下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與此相類故亦為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也王制云錦文珠玉書傳云衣文錦故知錦文衣也以碩為大德錦衣為在塗之服故云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經言衣錦褧衣上衣謂衣著下衣為衣服毛云衣錦褧衣對裳錦褧裳裳非著名故箋云裳用錦與此異也襜亦襌而在上故云加之以褧襜箋正義曰言莊姜儀容表狀乃長大而佳麗又佼莊美好頎頎然也玉藻云襌為絅故知褧襌衣也又鮮國君夫人當翟衣而

嫁令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錦衣所以加褧者為其文之大著也故中庸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太著是也此夫人錦衣為在塗之服毛云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為在塗與夫人異也士婚禮云女次純衣纁袡士禮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者賤不嫌也傳正義曰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故左傳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是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故箋云凡弟皆正大經無弟而言弟者協句也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謂姊後生為妹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

手如柔荑傳如荑之新生膚如凝脂傳如脂之凝領如

蝤蠐傳領頸也蝤蠐蝎蟲也齒如瓠犀傳瓠犀瓠瓣螓首蛾眉傳螓首顙廣而方箋云螓謂蜻蜻也巧笑倩兮傳倩好口輔美目盼兮傳盼白黑分箋云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音義荑徒奚反蝤似修反徐音曹蠐又作齊同音齊沈又音茨爾雅云蟦蠐螬蝤蠐蝎郭云蠐螬在糞土中蝎在木中蝎桑蠹是也蟦音肥分反蠹音妬蝎音曷或音葛瓠户故反犀音西瓣補遍反又蒲莧反沈又蒲閑反螓音秦蛾我波反顙蘇黨反蜻郭徐子盈反沈又慈性反方頭有文王肅云如蟬而小倩本亦作蒨七薦反韓詩云蒼白色盼敷莧反徐又敷諫反韓詩云黑色也字林云美目也匹問反又匹莧反疏傳正義曰以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也如脂之凝者以脂

有凝有釋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即内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氷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是也領頸也者領一名頸故禮記曰其頸五寸又名項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是也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孫炎曰蠐螬謂之蟦蠐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閒謂之蝎又曰蝎蛣蝠孫炎曰蝎木蟲也又曰蝎桑蠹孫炎曰即蛣蝠也然則蟦蠐也蠐螬也蝤蠐也蛣蝠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今定本云蝤蠐蝎也無蟲字與爾雅合瓠犀瓠瓣者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孫炎曰棲瓠中瓣也棲與犀字異音同箋正義曰釋蟲云蚻蜻蜻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蚻蚻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此經手膚領齒舉全物以比之故言也此如螓首蛾眉則指其體之所似故不言如也傳正義曰倩好口輔者以言巧笑之狀故知好口輔也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

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美貌在於口輔故連言之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傳敖敖長貌農郊近郊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傳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箋云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

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荅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傳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箋云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為妃耦宜親親之故也音義敖五刀反說本或作稅毛始銳反舍也鄭作襚音遂驕起橋反幩孚云反又符云反說文曰馬纏鑣扇汗也鑣表驕反馬啣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钀钀音魚列反沫音末茀音弗朝直遥反注皆同適丁歷反本亦作嫡夙退韓詩退罷也案禮記云朝廷曰退妃音配疏正義曰毛以為有大德之人敖敖然其形貌長美其初來嫁則說舍於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

驕驕然壯健以朱飾其鑣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為車之蔽其車馬之飾如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既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為早退以君與夫人新為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姜容貌之美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為不答之乎鄭以為形貌大人而佼好長麗敖敖然欲至於國舍其在塗之服而更正衣服於近郊乃馳車馬以入國不同傳正義曰以下云翟茀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為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為舍常訓也箋正義曰類前章衣錦褧衣謂在途之服明至近郊更正翟衣而入國故為襚不言聲之誤從可知士喪禮云凡弟不以襚進雜記云襚者曰寡君使某襚此禮之襚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襚穀梁傳曰衣衾曰襚此春秋之襚也襚於農郊之襚與禮及春秋之襚讀皆同也禮與春秋之襚謂之衣服曰襚贈死者故何休云襚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為襚雖

遺吉之衣服亦謂為襚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證之傳云衣被衣衾此云衣服者以夫人所更正而服之不必為衾也故云服服總名也前衣錦褧衣在塗之服則此為夫人所嫁之服所嫁之服褕翟之等也以近郊服之而入國故為更正衣服於衞近郊又下言夫人車馬之飾明此為正其所著之正服也傳正義曰以言朱幩朱為飾之物故幩為飾又鮮朱所飾之狀故言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因以為馬之飾此纏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故又云鑣鑣盛貌言既以朱飾其鑣而四牡之馬鑣鑣而盛非謂唯鑣之盛清人云駟介麃麃傳曰盛貌與此同也車之所以有翟者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為之飾巾車注引詩乃云此翟茀蓋厭翟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重翟厭翟謂蔽是也釋大夫所以早退之意而無言夫人者以君聽外治夫人聽内職事與君皆同大夫退

然後罷故連言之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即是罷也又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夫人之於國與后同故知聽内事於正寢雞鳴箋云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則似早退由君者以國之政事君與大夫之所謀若君早朝事朝畢若晚朝事晩畢故云卿大夫且罷歸是早晩由君也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要事畢否在大夫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傳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鱣鯉也鮪鮥也發發盛貌葭蘆菼亂也揭

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壯貌箋云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為不答夫人音義洋音羊徐又音祥活古闊反又如字罛音孫濊呼活反馬云大魚罟曰大鮥鮥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凝流也鱣陟連反大魚口在頷下長二三丈江南呼黃魚與鯉全異鮪于軌反似鱣大者名王鮪小者曰叔鮪沈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鮪海濱曰鮥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作鱍葭音加菼他覽反玉篇通敢反揭其謁反徐居謁反孽魚竭反徐五謁反韓詩作巘牛遏反長貌朅欺列反徐起謁反韓詩作桀云健也罟音古鮥音洛蘆音蘆薍五患反江東呼之烏蓲蓲音丘疏傳正義曰釋器云魚罟謂之罛李巡曰魚罟捕魚具也鱣鯉鮪鮥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鯉鱣舍人曰鯉一名鱣郭璞

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鱘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黄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黄魚即是也釋魚又有鰋鮎孫炎曰鰋一名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鮎别名鯷江東通呼鮎為鮧舍人以鱣鯉為一魚孫以鰋鮎為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為一魚陸璣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為臛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磨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鮛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鮪鱣鮥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强合之為一物是郭謂毛傳為悮也葭蘆菼薍釋草文李廵曰分别

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亂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亂共為一草如郭云則蘆亂别草大車傳曰菼騅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薍菼為一草也陸璣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鋭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薍别草也桓三年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總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箋正義曰此為莊姜不見答而言則非曰國中之女故為姪娣二者非一故稱衆也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亦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序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音義氓莫耕反韓詩云美貌別彼列反華戶花反或音花復扶又反背音佩喪息浪反妃音配風福鳳反泆音逸

疏正義曰言男女無別者若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是有別也今交見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謂男子誘之婦人奔之也華落色衰一也言顏色之衰如華之落也或乃困而自悔者言當時皆相誘色衰乃相棄其中或有困而自悔棄喪其妃耦者故敘此自悔之事以風刺其時焉美者美此婦人反正自悔所以刺當時之淫泆也復相棄背以上總言當時一國之事或乃困而自悔以下敘此經所陳者是困

而自悔之辭也上二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是其困也躬自悼矣盡亦已焉哉是自悔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傳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箋云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為室家也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傳丘一成為頓丘箋云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誘己己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為會期匪我愆期子

無良媒傳愆過也箋云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傳將願也箋云將請也民欲為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為期音義蚩尺之反貿莫豆反買也頓都寸反稱尺證反愆起虔反字又作𠍴將七羊反語魚據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此婦人言已本見誘之時有一民之善蚩蚩然顏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民於時本心非為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為室家之道以買絲為辭以來誘已我時為男子所誘即送此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與之定謀且為會期男子欲即於夏中以為期已即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時近恐難可會故願子無怒於我與子秋以為期鄭唯以將為請為異其以時對面與之言官為請傳正義曰

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遂人注云變民言氓異內外也氓氓猶懵懵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實通故下箋云言民誘已是也論語及靈臺注皆云民者冥也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悠悠天下之民言之不取於冥與無知既求謀已與之相識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子涉淇將子無怒是也既因有應恥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號之以望復關是也以婦人號夫為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之所近又因男子告已云爾卜爾筮已亦答之云以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者時賢者所言非男女相謂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其行也以蚩蚩言民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厚已所以悅之外府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檀弓注云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為布也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為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

尺以為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實幣帛筐篚是也箋正義曰月令季春云后妃齋戒以勸蠶事是季春始蠶孟夏云蠶事既畢分繭稱絲是孟夏有絲賣之也欲明此婦人見誘之時節故言賣絲之早晚以男子既欲為近期女子請之至秋明近期不過夏末則賣絲是孟夏也傳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崑崙丘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也郭璞曰敦盂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箋正義曰子者有德之名此男子非能有德直以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謂之為子也上云來即我謀男就女來與之謀也今此送之故知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又下云匪我愆期則男子於此與之設期也故知且為會期言且者兼二事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傳垝毁也復關君子所近也箋云前既與民以秋為期期至故登毁垣鄉其所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傳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箋云用心專者怨必深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箋云則笑則言喜之甚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箋云爾女也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為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

誘定之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傳賄財遷徙也箋云女女復關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音義垝俱毀反垣音袁近附近之近鄉許亮反本又作嚮漣音連泣貌筮市制反體如字韓詩作履履幸也咎其九反著音尸繇直又反卦兆之辭也賄呼罪反徑經定反疏傳正義曰復關者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以託號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既見復關皆號此民為復關又知此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為期下四章桑之落矣為季秋三章桑之未落為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傳以經卜筮並言故兼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此

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貿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傳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士與女耽則傷禮義箋云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箋云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

外事維以貞信為節音義沃如字徐於縛反葚本又作椹音甚桑實也耽都南反鶻音骨樂音洛下同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桑之未落之時其葉則沃沃然盛以興己色未衰之時其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己己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己為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而戒己言吁嗟鳩兮無食桑葚猶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然鳩食桑葚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為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思而自悔鄭以為男子既秋來見己己使之取車男子既去當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仲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己見誘故言吁嗟鳩兮無得非時食葚吁嗟女兮無得非禮與士耽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己時不用其言至季秋棄車而從之故今思而自悔傳正義曰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此女取桑落與未落以

興已色之盛衰毛氏之說詩未有為記時者明此以為興也言鳩鶻鳩者釋鳥云鶌鳩鶻鵃某氏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璣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鳩者以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為喻故知非餘鳩也鳩食葚過時者謂食之過多故醉而傷其性經直言無食桑葚而言過時者以與士耽相對耽者過禮之樂則如食桑葚過時矣女與士耽以過禮故為傷禮義則時賢者戒女之過禮謂已為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為耽也箋正義曰以上章初秋云以爾車來始令男子取車下章季秋云漸車帷裳謂始適夫家則桑之未落為仲秋明矣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辭故知國之賢者刺其見誘而戒之其時仲秋則無葚賢者禁鳩食之由當時無也假有而食之為非時以非時之食葚以興非禮之行嫁故云耽非禮之樂鄭志張逸問箋云耽非禮

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感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小雅論燕樂言作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終能建立高勲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傳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箋云桑之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徂往也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

明已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幃裳童容也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已專心於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傳爽差也箋云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傳極中也音義隕韻謹反湯音傷漸子廉反注同漬也溼也帷位悲反隋字又作墮唐果反冒音墨難乃旦反行下孟反注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桑之落矣之時其葉黃而隕墜以興婦人年之老矣之時其色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以自託故追說見薄之漸言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而見困苦已不得其志悔已本為所見誘涉湯湯之淇水而漸車之帷裳而往今乃見棄所以自悔也既追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於汝男子

也不為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士也行無中正故二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已所以怨也鄭以為婦人言已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往之爾家自我往汝家時已聞汝家三歲以來乏於穀食已貧矣我不以汝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淇水漸車之帷裳冒難而來言已專心於汝如是今而見棄所以悔也餘同傳正義曰傳以大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帷裳此言帷裳者婦人之車故也傳於上章以桑為女功所起為興此桑落黃隕亦興也其黃而隕既興顏色之衰則食貧在已衰之後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謂至夫家三歲之後始貧乏於衣食漸不得志乃追悔本冒漸車之難而來也故王肅曰言其色黃而隕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衰無以自託我往之汝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充喻不得志也箋正義曰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故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其時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迎之事此言漸車涉水是

始往夫家故知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也此始嚮夫家已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故以為自我往之汝家之時汝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我猶渡水而來此婦人但當悔其來耳而言穀食先貧者於時君子家貧恩意之情遇已漸薄已遭困苦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明已之悔不以汝今貧乏故直以二三其德恩意疏薄故耳幃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以幃幃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襜故雜記曰其輤有裧注云裧謂襜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襜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為襜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為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襜是也幃裳在傍渡水則溼言已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水漸車之難而來明已專心於汝故

責復關有二意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箋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箋云無有朝者常早起夜卧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惰言既遂矣至於暴矣箋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傳咥咥然笑箋云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我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傳悼傷也箋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則身自哀傷音義解音

懈浸子鴆反咥許意反又音熙笑也又一音許四反說文云大笑也虛記反又大結反　疏正義曰婦人追說已初至夫家三歲為婦之時顏色未衰為夫所愛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於已時夫雖如此已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起夜臥無有一朝一夕而自解惰我已三歲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疏薄乃至於酷暴矣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此若其知之則咥咥然其笑我矣我既本為夫所誘遇已不終安静而思之身自哀傷矣箋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于舅姑是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傳泮坡

也箋云泮讀為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曽無所拘制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傳總角結髪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箋云我為童女未笄結髪晏然之時汝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欵誠不思其反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曽不念復其前言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箋云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决之辭音義泮音判坡本亦作陂北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吕忱北髪反云陂阪也亦所以為隰之限

域也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述意似作陂拱俱勇反本又作共音同宴如字本或作丱者非旦說文作悬悬懇起狠反惻本亦作悬楚力反

疏正義曰言男子本謂已云與汝為夫婦俱至於老不相棄背何謂今我既老反薄我使我怨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反薄而棄已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言淇隰之不如本我總角之宴然幼穉之時君子與已言笑晏晏然和柔而相親與已為信誓許偕至於老耄旦旦然懇惻款誠如是及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思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則我亦已焉哉無可奈何箋正義曰以下云不思其反責其不念前言則男子之初與婦人有期約矣則此及爾偕老男子之辭故箋述之云我欲與汝俱至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言反薄我明及爾偕老男子之言也老者以華落色衰為老未必大老也傳正義曰以隰者下濕猶如澤故以泮為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

也箋以泮不訓為陂故讀為畔以申傳也但毛氏於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於傳也畔者水厓之名以經云有岸有泮明君子之無也故云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則非君子甫田云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箋云我為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子未冠笄者總角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故內則注云收髮結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故此云晏晏和柔又曰晏晏旦旦悔爽忒也謂此婦人恨夫差貳其心變本言信故言此晏晏旦旦而自悔觧言此之意非訓此字也定本云旦旦猶怛怛箋正義曰箋言結髮晏然之時觧經總角之宴經有作丱者因甫田總角丱兮而誤也定本作宴傳直云信誓旦旦然不觧旦旦之義故箋申之言旦旦者言懇惻為信誓以盡已款誠也今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復其前言者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忘使可反覆今乃違棄是不思

念復其前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傳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為室家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箋云我豈不思與君子為室家乎君子疏遠已已無由致此道

音義籊他歷反釣音弔殺色界反遠如字又于萬反注同疏正義曰籊籊然長而殺之竹竿以釣於淇

必得魚乃成為善釣以興婦人嫁於夫必得禮乃成為室家今君子不以禮答已已豈不思與爾君子為室家乎但君子疏遠於已已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為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答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箋云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耳不以不答而違婦禮音義遠于萬反疏傳正義曰泉源者泉水初出故云小水之源淇則衛地之川故知大水箋申說之言小水有流入大水合為一之道猶婦人於君子有相親幸之禮今淇水與泉源左右而已不相入猶

君子與已異處不相親故以喻已之不見荅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傳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箋云已雖不見荅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音義瑳七可反沈又七何反儺乃可反說文云行有節也惡烏路反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傳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箋云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傳出遊思鄉衛之道箋云適異國而不見荅其除此憂維有歸

耳音義滺音由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木名楫本又作檝子葉反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橈音饒櫂直教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疏傳正義曰釋木云檜柏葉松身書作栝字禹貢云杶榦栝柏注云柏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言楫所以櫂舟以喻女所以配男此不答之詩以舟楫喻男女故反而為興言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思鄉衛之道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音義芄音丸本亦作丸芄蘭草名疏正義曰毛以為君子當柔潤溫良自

謂無知今而不然是為驕慢故二章章首一句及第四句是也下二句言有威儀是無禮也次二句言佩觿佩韘明雖幼而行成人之事不當驕慢鄭以為幼而行成人之事當任用大臣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無禮亦下二句是也箋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為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為十五六也且此自謂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遂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

芄蘭之支傳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温良箋

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童子佩觿傳觿所以觧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傳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云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云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

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音

義　蔓音萬佩蒲對反依字從人或作玉傍者非觽許規反解結之器與音餘下佩韘與同悸其季反韓詩作萃垂貌紳音身稱尺證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言芄蘭之支性柔弱阿儺以興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而為驕慢以君今雖童子而佩成人之觽則當治成人之事當須溫柔何為今雖則佩觽而才能不自謂我無知以驕慢人也君非直驕慢又不知為政當以禮而徒善其外飾使容儀可觀兮佩玉遂遂兮垂其紳帶悸悸兮而內德不稱無禮以行之鄭以為言芄蘭之支以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以興幼穉之君以幼時恒闇昧於政有所任用乃能成其德教君今幼弱何以不任用大臣君雖童子佩成人之觽則當治成人之事君雖則佩觽欲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知我衆臣之所知何故不任大臣而為驕慢矣不知

為政以禮徒善其威儀佩容刀與瑞玉及垂紳帶使行止有節度悸悸兮而內無德以稱之傳正義曰釋草云雚芄蘭郭璞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璣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以此草支葉柔弱序刺君驕慢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正義曰以此大夫刺之而下云能不我知則刺其驕慢自專故易傳取其有所依緣以興幼穉當須任用大臣也傳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注云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是可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之佩者由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故也尚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為成人則似十二以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此解觿以成人自當佩之不必國君為父母在乃服也下章韘亦佩時有之舉以言焉不必國君常佩不自謂無知傳以此直責君驕慢言君於才能不肯自謂我無知箋正義曰箋以此大夫刺

之云能不我知則大夫自我也以君才能不如我所知因解其見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傳正義曰傳以此三者皆言兮故各爲其狀孝經曰容止可觀大東云鞙鞙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因爲其貌故言佩玉璲璲然帶之垂者唯有紳耳故知垂其紳帶也悸悸然有節度總三者之辭箋正義曰箋以容及璲與帶相類則皆指體言也故爲容刀與瑞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制三尺是也行止有節度亦總三者之辭也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

芄蘭之葉箋云葉猶支也童子佩韘傳韘玦也能射御則帶韘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傳甲狎也箋云此君雖佩韘與其才能實不如我

衆臣之所狎習容兮遂兮垂帶悸兮音義韘失涉反玦本又作決音同沓徒答反彄苦侯反甲如字爾雅同徐胡甲反韓詩作狎狎户甲反

疏傳正義曰傳云玦也者以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繕人注云玦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引士喪禮曰玦用正王棘若檡棘則天子用象骨為之著右臂大指以鉤弦闓體大射士喪注皆然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彼注云鉤弦與車攻傳同則一也拾一名遂以韋為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玦別鄭以禮無以韘為玦者故易之為沓士喪禮曰纊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大射云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為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此是彄沓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既佽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玦左臂加拾右手指

又著沓而相比次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箋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疏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為夫所出而歸於衛及襄公即位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箋正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

公而出令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為逆無子出為絕人世淫泆出為其亂族疾妬出為其亂家有惡疾出為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為其離親盜竊出為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娶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於令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古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絕嗣與勃德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為絕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徙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

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為家其后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音義葦韋鬼反杭户郎反與音餘下遠與同狹音洽為于偽反跂丘豉反疏箋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浮栰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宋去衛甚遠故杜預云宋今

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崇朝亦喻近音義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䑠並音刀疏箋正義曰上言一葦浮栰之小此刀宜為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䑠䑠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

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

者或連下伯也為句者非疏正義曰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梁傳代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是也此叙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叙言為王前驅雖辭出於經總叙四章非指一句也箋正義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經也時當宣公故云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荅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為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子過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云刺時者也

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音義為于偽反又如字注下為王並同從王伐鄭讀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傳伯州伯也朅武貌桀特立也箋云伯君子字也桀英傑言賢也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傳殳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為差音義朅丘列反桀其列反殳市朱反長如字又直亮反軫本亦作軨之忍反酋在由反發聲矛音謀疏傳正義曰言為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兮故知為州伯也州伯謂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非衛人所得為諸侯之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長也內則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蔵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史閭府亦謂州里之伯桀者俊秀之名人莫能及故云特立箋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也此在前驅而執兵則有勇力為車右當

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為之胡為武貌則傑為有德故云英傑傑亦特立與傳一也傳正義曰考工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冶氏為戈戟之刃不言殳刃是無刃也箋正義曰因殳是兵車之所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工記曰兵車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是也彼注云戈殳戟矛皆插車輢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輢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又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之短長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夷矛不引之者因六等自軫歷數人殳以上為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注云法易之三才六畫非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

六建故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酋矛夷矛同為矛稱故自軫至矛為六等象三材之六畫故不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為六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明為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為地材人殳為人材矛戟為天材人處地上故在殳下如此則得其象矣或以為凡兵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兵有夷矛明矣知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灋云弓矢殳矛戈戟相助凡五兵

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兵異矣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灋五兵弓矢殳矛戈戟當之車之五兵云建與六建文同故以司農所云戈殳戟酋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司右選右當於中則仍是步卒未為右也故以步卒五兵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為五兵在車則六建除人即五兵以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戰野戰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檀弓注云射者在左又左傳曰前驅歘犬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傳適主也音義適都歷反注同為于偽反或如字疏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

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驅而東行故擬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傳杲杲然日復出矣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傳甘厭也箋云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音義杲古老反出如字沈推類反復扶又反下同厭於豔反下同嗜市志反思息嗣反疏正義曰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為每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思之厭足於心由此故生首疾傳正義曰謂思之不已乃厭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

也箋正義曰箋以甘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爲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甘口不能絶甘與子同夢義亦然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傳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傳痗病也音義焉於虔反諼本又作萱況爰反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蕿背音佩沈又如字令力呈反忘亡向反又如字痗音每又音悔疏正義曰毛以爲君子既過時不反已思之至甚既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我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伯也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使我心病鄭以願爲念爲異傳正義曰諼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諼草謂欲得令人善忘

憂之草不謂諼為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孫炎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背者鄉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北堂房半以北為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北以南為南堂也昏禮注云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內皆名為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

人民也箋育生長也音義狐音胡喪息浪反下注同妃音配下注同殺所戒反又所例反所以育人民也本或作蕃育者非長張丈反

疏正義曰作有狐詩者刺時也以時君不教民隨時殺禮為昏至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為昏而喪失其妃耦不得早為室家故刺之以古者國有凶荒則減殺其禮隨時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使為夫婦所以蕃育人民刺今不然男女失時謂失男女年盛之時不得早為室家至今久而無匹是喪其妃耦非先為妃而相棄也與氓序文同而義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荒凶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是凶荒多昏之禮也序意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為之而使男女失時非謂以此詩為陳古也故經皆陳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為夫婦之禮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傳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絶水曰梁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

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

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音義綏音雖無為之為于偽反疏

正義曰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水之梁而得其所以

興令衛之男女皆喪妃耦不得匹行乃狐之不如故婦

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家巳思欲與之為室家裳之

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巳欲與為作裳以

喻巳欲與之為室家傳正義曰序云喪其妃耦而言故

知綏綏是匹行之貌之子無室家者以此稱婦人之辭

言之子無裳則謂男子為之子也故言之子無室家者

直指言無裳則因事見義以喻巳當配夫故云裳所以

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爲室家之道申說傳裳所以配衣之義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傳厲深可厲之旁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傳帶所以申束衣音義厲力滯反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傳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音義

爪古花反遺唯季反下注同　疏正義曰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為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為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為齊所救而封之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為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廄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鷄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傳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箋云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為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已國之恩也音義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也琚音居徐又音渠楙音茂字亦作茂爾雅云楙木瓜也好呼報反篇內同

疏正義曰以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報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琚我猶非敢以此瓊琚報齊之木瓜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況今國家敗滅出處於漕齊桓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報之傳正義曰釋木云楙木瓜以下木桃木李皆可食之木則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是也以言瓊琚琚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

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注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玖亦珮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傳瓊瑤美石匪報也永以為好也音義瑤音遙說文云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瓊玖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音義玖音久字書云玉黑色直

子餘反橘均栗反柚餘救反疏傳正義曰孔叢云孔子讀詩自二南至於小雅喟然歎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是也傳於篇末乃言之者以孔叢所言總論一篇之事故篇終言之小弁之引孟子亦然箋正義曰箋解於木瓜所以得見苞苴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此投人以木瓜木李必苞苴而往故見苞苴之禮行知果實必苞之者尚書曰厥苞橘柚橘柚在苞明果實皆苞之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不言苞果實者注舉重而略之此苞之所通曲禮注云或以葦或以茅故既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是或葦或茅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毛詩注疏卷五

毛詩注疏卷五考證

衛風淇奥章綠竹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臣人龍按綠薺魯韓三家及說文皆作菉竹韓詩作藩菉藩字從艸是二物皆草也若綠竹則不宜以為草傳曰淇奥箘簬淮南子曰淇衛之箭史記漢武下淇奥之竹以為楗漢書寇恂伐淇奥之竹以為矢綠竹之為竹箭明矣且詩以竹為興者取其内虚外剛清勁不染若以為菉藩又何所取耶

碩人章譚公維私○臣祖庚按羅泌路史譚嬴姓國今齊之歷城武德中曰譚州東南十里有故城一作鄲又白虎通作覃

氓章于嗟女兮無與士耽○于韓詩外傳作吁耽爾雅作妉

河廣序箋襄公即位夫人思宋○臣祖庚按春秋傳宋襄公即位在魯僖公九年衛戴公東渡河在魯閔公二年是宋襄公之立衛渡河已十年矣詩言河廣是

衛猶在河北也

伯兮章焉得諼草傳疏諼訓為忘非草名○臣光型按諼字諼萱草也一名鹿葱一名宜男一名忘憂草萱諼音同觀釋文本作萱說文作藼又作蘐則為草名無疑嵇康養生論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孔疏以為非草名恐未然

毛詩注疏卷五考證